

当前在线: 287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现实问题](#) / [思想评论](#) / 是继承，还是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 是继承，还是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2007-07-30 鉴明 旗帜网 点击: 288

是继承，还是背弃？

是继承，还是背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旗帜网2007/7/29

(一)

7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该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算起，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如果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探索算起，已经经历了29个年头。”

7月2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总结了照搬外国模式的不成功经验，又总结了既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科学判断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7月11日，上文作者在上海党史信息报上的文章中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相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最新成果；扩大地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相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邓以后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名称，理所当然地包括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于6月7日、6月21日接连发表整版论文，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说：“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是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毛泽东“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

诸如此类说法不胜枚举。持论者中，不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和权威阐释者，他们是深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的。

由他们的说法可见，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一脉相承”，不是欺人之谈，便是大谬不然。他们从时间、内涵和后果等方面，把这两者界限截然分明，不容含混的。而他们的所谓“始于毛”之类说法，显而易见是言不由衷，不能自圆其说的。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共产党怎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总其一生，毛泽东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探索和解决这个根本性课题。

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如他自己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立起了新的丰碑。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这里所说的“新”，就在于：

第一，它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同上第610页）

第二，它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上第665页）

第三，它是由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下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同上第647页）

第四，中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同上第646页）

第五，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发展，同时又对之采取恰如其分地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同上第4卷第1322页）

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教育、改造、培养和锻炼农民的大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同上第2卷第743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同上第3卷第385、386页）

由此，如一个外国人所说，毛泽东把“沙握成了绳”。

正是因此之故，中国人民革命能以摧枯拉朽之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又正是因此之故，在建国以后，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胜利，以及“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在1953年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革命转变任务，从农业合作化着手，在1956年初就异常顺利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曾经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我国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同上第2卷第186页）“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同上第302页）

历史确凿无疑地记载着：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领导创立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当年也讲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上第345页）

对此，人们岂容轻易健忘，轻浮否定？

### （三）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脚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说过：“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共产主义）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

再加以资本帝国主义汪洋大海的围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势所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俄国建立的是“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那么，由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其特殊性，更加异乎寻常。

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卓有预见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果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如果开局是异常顺利，并且引起一片乐观（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话；那么，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其后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就使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困难了。

且不说国内情况，单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我们不仅要应付帝国主义的封锁、颠覆，以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还得对付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其背信弃义横加于我的种种沉重压力，真可谓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要多艰难危险就有多艰难危险。

面对此等局势，毛泽东一如既往，视若等闲，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气概，高举反帝反修两面大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他强调指出，还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又强调丢弃贾桂那样的奴隶相，“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的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他越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路。

他及时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的新鲜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它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着重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系列原则、方针和实际措施。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条通向新境界的道路，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讲话正式发表后，波兰《人民论坛报》称其“第一个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则认为它“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连英国《每日先驱报》也认为，这个讲话“可能是列宁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片”。

此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警戒美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并且开展了与赫鲁晓夫集团的“十年论战”，对以其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持续斗争，给以全面系统彻底的批判。也正是在这样重大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

从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到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活动。它们都着眼于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防止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颜色，防止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其矛头所向，越来越明显地集中于“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社香所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提到1965年5月25

日，毛泽东与湖南、江西两省领导人的谈话，可说是概括了他当年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的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又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和胆略，把这些问题，不仅诉诸党内干部，而且直接诉诸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发动群众，包括年青一代，以“大民主”方式“关心国家大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重建”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伟大的创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影响，必定历久而弥新。

正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深刻。1974年12月26日，他和周恩来彻夜单独长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他的“重要指示”；1976年，他与华国锋等人谈他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等等，都充分反映了重病缠身的毛泽东，直至临终的日子，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未竟事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容得什么任意涂抹，“彻底否定”？

#### （四）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样说过。

中国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及其干部、中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对毛泽东的崇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情同此理。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呼吸与共、血肉相联，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惟其如此，中国才能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过资本主义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惟其如此，中国社会主义，虽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惟其如此，虽经“十年内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巩固，而且打破了美国国债帝国主义的封锁孤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邦交，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关系，赢得了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逝世后，历经“八九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变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和斗争中，益发坚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是坚持社会主义，赢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河南南街村人说得好：“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赛过神。”

当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因此，毛泽东在其领导工作中，确有不少失误，乃至严重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过于求纯”。而在他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人受到伤害或严重伤害，其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此中教训，很多，很深，实需牢牢记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伤害者，乃至“家破人亡”者，不计个人恩怨，不变初衷，依然崇敬毛泽东，坚信毛泽东思想。这种状况，发人深思。近年畅销的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写道，在1957年“反右”时首当其冲的章伯钧，曾对她说过：“毛泽东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1977年秋，胡耀邦被问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虽然片面地断定“实践是错误的”，但又毫不犹豫地肯定：“老人家是为了反修防修，思想还是光辉的。”（见2004年8月9日《学习时报》沈宝祥文）读过《毛泽东传（1949—197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不文过饰非，一旦发觉错误，总是能自我批评，并且排除种种阻断，尽力纠正的。这些，正是上述状况的一些根由吧？

总之，邓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过：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地改革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300页）

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 （五）

疑问当然是有的，从来就有，永远不绝。

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卓有预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发动时，他就说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及至1976年，毛泽东与华国锋等谈及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明确指出：“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一生做的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2页）当年，他对有人“永不翻案”的承诺，也不以为然。

果然。

毛泽东辞世后不久，一股“非毛”和“反毛”的邪风，就借着“解放思想”之名，从党内刮到党外，从国内刮到国外，刮得个天昏地暗。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先是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讲话，回应了“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再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又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之一就是上文引述的。

但是，邓小平话音刚落不久，他讲的一些话就不作数了。文化大革命被迫不及待地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随之不再“继续研究”，也被彻底否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一些人也不以上述“决议”为满足，着力要搞所谓“第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些人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国内海外，明里暗里，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卑鄙下流，不齿于人类的罪恶能事。其中一些领衔者，号称“老共产党员”，“共产党老干部”，但他们的反共伎俩与能量，恐怕古今中外反共高手也会自叹不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中，这等景象，着实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此类东西，罄竹难书，人们有意的话，只要看看今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就足见一般了。

这种“非毛”、“反毛”的罪恶行径，经久不息，越演越烈，直接威胁到中国共

产党的存亡，威胁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衰，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句话，威胁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其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战士的义愤，他们奋起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近30年来，这种斗争虽几起几落，始终未见稍停，于今尤烈。这一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还是背弃和否定毛泽东思想？

令人惊讶莫名的是，尽管邓小平讲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号召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们这种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斗争，却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受到“不争论”的种种钳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反而被视为与“解放思想”不能相容，被打入另册。反之，“官方”的思想理论宣传，正如本文一开头所示，却一直在那里忙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划清界线，与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镳，而且明里暗里，将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所谓“失败”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一起批判，还要来个“再思考”和“全面突破”。这到底是居心何在，所为何来呢？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